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七目錄

寺人

張永　崔和

蕭敬　麥福

滕祥　黃錦

張宏　王振

曹吉祥　汪直

梁芳　劉瑾

山陰張汝霖　仝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橒　刊行

目錄畢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七

寺人

贈司禮監太監雲公奇墓碑銘　何孟春

南京太平門外鍾山西有內官享堂一區我　太祖高皇帝所賜今加贈司禮監太監雲公奇瘞地也按舊碑公南𫉬人洪武間內使守西華門時丞相謀逆者居第距門甚邇公刺知其事冀因隙以發未幾彼逆臣言所居井湧醴泉邀　上往幸鑾輿當西出公慮必與禍會丞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崪舌䮂不能達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撾捶亂下公垂斃右

骨將折猶奮指賊臣第弗爲痛縮　上廼悟登城瞷顧則見彼第內壯士衷甲伏屏帷間數匝亟返蹕殿罪人一一就縛召公息絕矣　上追悼公死非罪忠弗白宜申邮典遂贈某監左少監賜葬茲地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六人備歲時灑掃後於戲此我　高皇帝所以爲天下臣民主而當祚及萬世者也公受累朝祠祀若干年正德庚辰守備南京司禮太監黃公偉高公隆芮公景賢嘗一新其亭臺兵部尚書喬公宇寔記堂壁嘉靖乙酉王公堂守備之明年偕高公巡視　孝陵垣墻道經公墓感厥忠義咨諸同守

備秦公文復請于朝加令贈致祭公獲報身後久而
益彰如是哉祠堂視制頗闊深前有門廊後有池有
橋百餘年來中官之沒而葬祔者咸得擁護庇南京
內官監太監楊君順寔募厥役高王二公既為公獲
茲新命欲樹碑塋域乘委君而問銘于睿睿惟雲公
忠義皎然冬霜秋日　高皇帝涓　今上顯敬之以
感厲天下後世臣子于是乎在諸公秉彝好德為之
興感于是乎在銘曷敢辭公所遭謀逆者舊狀以為
胡藍二黨夫胡惟庸之不軌在洪武十三年藍玉在
二十六年胡被誅後　詔不設丞相至藍十四年矣

春敢定以胡碼是以補舊碑之缺備他日史官之攷

證於戲公之靈芾浜其將大慰矣夫

沐敬傳

太監沐敬建文時入禁中貌魁偉敢慷慨直言永樂中從征漠北行逾月不與虜遇人馬困頓　上意猶未已諫者皆被譴敬諫至再四　上詈之曰反蠻敬曰固不知孰爲反蠻也　上怒命曳出斬之敬辭色不爲動　上徐曰我家養人若皆得此人豈不誠有益邪釋之尋亦旋踵人稱其忠

阮安傳

阮安交阯人清介善謀尤長於工作之事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及塞楊村驛諸河凡諸役一受成算而已後治張秋河道卒平生賜予悉上之

御用監左少監贈御用監太監阮公浪墓表

李　賢

公姓阮諱浪世家交趾永樂中　太宗皇帝因安南作亂遣將征之衆悉歸附將公甫十餘歲特俊爽被選入掖庭　太宗見而奇之嘉其才命讀書於內館公穎敏好學孜孜不倦遂博通經書頗識儒者然德性淳篤能以禮自持與物無競輩行莫不折己加敬焉用是　太宗命理尚衣監事公益敬謹小心克勤所事洎侍　仁宗尤愛其才將有寵任之漸　宣宗初遂擢奉御俾掌符鈔司府官軍直禁衛者宜冒

金牌特委公督治事不日而完宣德三年西洋諸國
進御船抵廣南有司馳報 宣宗以爲封稀寶物必
得其人命公馳往處置周密而還所歷秋毫無犯
宣宗甚喜賞賚殊厚五年 宣宗念醜虜弗率親帥
六師出塞以振威武公扈征有功陞御用監右監丞
正統改元之初 今上以公爲先朝舊臣多效勞勤
特陞左少監侍 上十有五年恭愼不懈如一日及
上居南宮公復以老成端謹入侍左右事無大小
悉恣委之時侯泰已易太子奸臣覬圖爵賞構辭加
害言公欲糾衆復立正統又欲公等引內外勛舊織

成罪狀百端拷掠極其慘毒未肯承服遂忍恨而死
終不累人聞者莫不酸辛嗚呼公能之死不發以息
內外勛舊之禍視古之剖心明誣者亦何讓哉公生
於洪武某年九月九日卒於景泰三年七月十二日
春秋若干令 上復位改元天順首誅奸惡深悼公
之誣枉特賜公御用監太監賜以秘器如禮斂之復
令所司擇地爲營冢備道官諭祭以妥其靈公雖弗
克享高爵於生前而所以表公之節白公之心傷公
之亡寵眷已極則公之死不爲徒死所謂有重於泰
山者也司設監丞買公安猶慮公之行實未並縣於

世屬予爲表刻石墓道以示不朽云

内官監太監成公敬傳

喬世寧

成敬字思恭永樂甲辰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晉府奉祠宣德時以晉府事盡繫王府官悉論死以敬不與事議永遠軍敬自以遺累子孫不如死乃自乞就死　宣廟矜憐者久之下腐刑覩天幸不死後果不死始　景皇在邸時欲以典我侍講讀既即位陞內官監太監甚親信任事敬避遜不招權寵又不乞恩澤　上嘗欲官其親屬數問親屬在京者幾人敬對曰親屬俱在籍里且俱田夫不可以官未幾　上又問敬又對如初　上益多其謙乃命即其籍與

吏目一人是時吏目越者于敬爲從孫人號爲士吏目云景泰四年敬乞省墓　上賜勅及墓祭費更賜詩寵行越二年卒　上悲悼甚遣官護喪修墳給塋祭　恩典殊優一時以爲奇遇云敬有子曰凱字舜卿景泰辛未進士始第後即病病無何死　上以敬故知凱聞其病且死諭敬曰凱平時志欲何官敬泣謝對曰凱願出入禁闥以犬馬自効傾福薄奈何　上歎曰信薄福薄福遂授吏科都給事中凱聞　命卒時年未三十也凱俊才善詩賦亦時作金元人詞曲人多傳之諸詩文能立就已即焚毀不留藁涇陽

人御史李錦與凱善每見凱作輒收其藁藏之積成
集余役問其孫舉人瑗瑗欲檢故藏書報余會瑗以
事繫獄余從其家求之無有矣

栢玉傳

中貴栢玉在宣府嘗有所干於劉侍郎璉璉一切執法不從人謂玉必銜之其後劉公卒玉乃悼惜不已每對人言輒追念劉公以爲好人難得詢其故曰玉每有事干之輒一從若然我至今思之蓋侍郎所執是其不從我者我非是也及卒語不及私惟云此大同我國家後門我乃死矣夫後來者何人勿壞我家事也可謂能以義自斷而乃心國事云

金英傳

金英不知何所人宮内侍嘗薛瑄爲王振所陷旣放免復起爲南京大理寺卿時英奉使至南京及還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還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一人耳尋被召命 景帝旣嗣位意欲易儲一日語英曰七月二日東宫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宫生日乃十一月二日 帝默然蓋帝所言謂懷獻英所對謂 憲廟也質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其當己巳之變人心洶洶徐元玉最有時名英趨往問計元玉以南遷對又往問成山侯王通通以挑築京

城外壕對二人大爲英所鄙乃慨然宣言於衆曰此時當竭力固守召勤王之師於四方足以捍禦有以遷都爲言者 上必誅之無赦衆心乃定卒以還翁練兵嬰城固守悉付於于肅愍公竟能以亡爲存偉業無窮者英之决策豈可少也哉

興安傳

景泰七年春尚書于謙以病在告　帝遣太監興安舒良日往視之謙持身儉甚一毫不苟取位至孤卿先世室廬畀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時年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一養子以侍食無重味非公燕不置酒當在告時安與良更番來視見謙自奉過於簡朴嘆息而去因以聞特爲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之至撤尚膳醯醬蔬菜之屬爲賜藥需竹瀝駕幸萬歲山親伐竹爲瀝以和藥先言官有言餉用太重者興安言只說

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者更有何人朝廷正要用人似此等尋一箇來換却于公可也衆爲默然

陳準傳

陳準不知何許人為人清儉平恕先是東廠大璫尚銘怙寵弄權縱官校騷擾無辜搢紳大為所羅織一事輒連引數十人黷貨無厭一日坐事從奪職因以準代之準下令日凡事係大逆不道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我無與焉京師始得安枕而臥矣

阿丑傳

阿丑事　憲廟爲侍中善詼諧毎于　上前打院本頗有方朔風時汪直用事勢傾中外人屏息不敢語丑思有以折之一日於　上前作醉人罵酒者一人曰某官來罵如故復曰駕來又罵如故復曰汪太監來矣罵者驚怖帖帖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耶對曰今但知有汪太監不知天子也自是直寵少衰時尚鄉御史王鉞陳鉞者交媚直結爲外黨丑於　上前作直狀貌持雙斧趨蹌而行旁一人問故直荅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

王鉞陳鉞也　上頷而笑時有勳戚掌團營私役兵二千營造居室丑為垓下之戲口稱六千兵散楚歌聲戍人爭曰當為八千丑曰爾不知耶此二千人為其侯家造房未回也　憲廟將遣尚銘偵之侯家郎徹工矣一月于　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其人既得其人問姓名曰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姓公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難行最後一人問其姓名曰姓胡名塗主者忻然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上微哂而已梁方貴官鬻爵動以傳奉為名一日設宴丑設主客二人相見狀主曰

客從何來曰從船上來曰船行安穩否曰止苦木虱擾人不得安眠耳曰何不將彼傳日中曬曬之可除也曰不然都鑽入船縫中去矣其人沉吟曰除是所却梁方自無船縫矣聞者憮然又設為病者問醫曰我胸前壓起無頭無斷痛不可言何以療之醫曰我有方不費一錢病者問何藥曰此為無名腫毒但得五更不語唾塗其上則自消矣病者曰此甚難得醫曰汝非知邪今五府六部黃門烏臺職掌言路者非是不語之人何謂難得哉嗟乎今之仕者有愧此寺人之言多矣

太監懷恩傳

弘治元年閏正月賜故司禮監太監懷恩祭塟祠額曰顯忠恩直隷蘇州府人、姓馬宣德間入禁中賜姓懷累陞至太監掌司禮監事其爲人公廉直諒識義理通典故在 憲宗朝左右承弼動必以 祖宗爲準直言正色無所避忌一時萬安劉吉彭華尹直入閣辦事歎曰内閣用此四人可謂無人矣 憲宗雅重恩至于謀斷大事扶植國本不惑羣議人不敢干以私晚罹讒譖司香 祖陵天下以爲誣 上在東宮時巳悉知之及 即位驛召至京仍掌司禮其

於新政多所裨益未久而卒　上震悼不置特隆賻
䘏内臣建祠賜額者自王振劉永誠之後恩賚與焉
蓋朝廷希闊殊特之典此外如覃吉覃昌韋泰輩皆
有之越是以來祠額寖廣祭葬尤衆不能悉記矣

太監懷恩事蹟

林俊之劾繼曉也下之詔獄事且不測懷恩叩首諍
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　太祖太宗之時
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百官心柰何
臣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訕我不然彼
安知宮中事舉所御硯擲之恩以首承硯不中復怒

仆其阜恩脫帽解帶于御前號哭不起曰不能復事

陛下矣　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謂鎮撫司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俊俊亦若等不得獨生乃還歸臥於家曰中風矣不復起視事　上無可奈何命醫調治使者旁午於道俊獄得解用星變黜傳奉官御馬太監張敏請於　上凡馬坊傳奉不復動敏袖疏來謁跪於旄恩徐曰起起病足不能為禮問來何為曰已得旨馬坊傳奉不復動恩大言曰星之示變專為我輩内臣壞朝廷之法也外官何能為今甫欲正法汝又來壞之他日天雷將擊汝首矣指其坐曰

吾不能居此汝來居之汝兄弟一家徧居權要又欲居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輩也聞其言不敢吐氣歸家中氣而死章瑾以貢寶石進鎮撫司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美選也奈何以貨得之不肯傳　上曰汝違吾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命覃昌傳之恩曰倘外廷有諫吾言尚可行也時俞子俊爲兵部尚書恩諷之曰第執奏吾爲汝從中贊之俞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都御史王恕屢上疏切直恩力扶之卒免於禍每進疏至恩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及弘

治初言路大開進言者過爲激切或指内臣爲刀鋸之餘羣冐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儕本刑餘之人又何怒焉初内藏積金凡十窖窖凡若干萬益累朝儲之以備邊未嘗輕費景泰末頗事奢侈　英宗在南内聞之歎曰累世之積其盡乎甫復位即往視之則金皆在缺其一窖耳旋節他費補完之成化中梁芳韋興等用事奇技淫巧禱祠宫觀寶石之事興於是十窖俱罄懸久之　上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之空皆爾二人爲之興惧不敢言芳仰言曰臣爲　陛下造齊天之福何謂虛費因數三官廟顯靈宫之類曰

此皆　陛下後世承天之福也　上不懌起曰吾不與汝計後之人必有與汝計者蓋指　東宮也芳等退而懼寢食俱廢時　上鍾愛興王或爲芳計曰不如謀于昭德勸　上易之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與王無國而有國如此可保富貴於無窮豈直免禍哉芳大以爲然言於昭德勸　上易儲時懷恩在司禮監曰此事只在懷恩　上問召懷恩微露其意恩免冠叩頭曰奴死不敢從寧　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不起　上不懌而罷恩退閉門不出詔往鳳陽守陵恩旣去沃及單昌昌日以懷

太監之力量尚不能支我何能爲憂不知所出或爲之謀曰不如謀之閣下使分其責昌以爲然於是各賜金一篋乃詣閣下言之萬安默然不對次劉吉亦默然　上又質責昌昌無以容屢欲自經伙會泰山震内臺奏曰泰山東岱應在東朝得喜乃解　上曰彼亦應天象乎曰　陛下即上帝　東朝即上帝之子也何謂無應　上首肯始詔爲東駕選妃不易太子矣

司禮監太監葵菴覃公昌墓誌　徐溥

高皇帝當平定天下之後建官分職以理庶務又倣周禮卽御府設監局庫以內臣分理之若司禮監其一也自宣德正統以來司禮之選益重蓋其職專掌禮儀參預機務非績學制行通達政事鮮克當之若太監覃公其可謂稱其職矣公諱昌字景隆別號葵菴世家慶遠府宜山縣爲廣右著姓父諱敬才娶韋氏生公兄弟姊妹八人正統丁卯猺賊叛兵擾公避亂山谷間及事平兄弟輩俱先亡獨遺公與弟旺及季妹蓮而已將悉送詣京師公時年幼而姿甚美乃選

入内庭被旨與旺同學書館而受業於故尚書文安劉公學士恆簡林公已而公復被拔進學於文華殿之東廡特命故學士文懿吕公少保文僖倪公教之天順丁丑　英宗復位　憲宗時在東宫講學命公伴讀甲申　憲宗嗣位擢奉御再擢針工局右副使晉局事成化乙酉始進司禮監右少監乙巳命掌本監印丁未　今上嗣位乞侍山陵不允弘治戊申求退愈切　上重其老成數勉留之癸丑十月公疾作遣醫視且使人存問不絕及疾篤門下尚衣監太監寧公誠具奏始命歸私第是夜竟卒寔乙卯正月九

日距生宣德癸丑九月十二日享年六十有三歿之日上聞悼惜不已特命本監太監李公華宰㝎公等經紀喪事所賻甚厚三遣禮部諭祭工部給棺營墳有祠賜額曰褒德恩數稠疊皆出常等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　皇太后　中宮亦皆致賻內外之人相率吊祭有善人已矣之嘆可謂難得也公為人孝行追其先恩義周於族弟旺官承運庫奉御以辛言及必流涕季妹為擇婿壻於脩驤右衛指揮使陳寬封淑人篤于故舊久而不忘及與人交重信義持己謙恭惟以盈滿為戒不自驕傲事上忠誠而不欺待

下慈厚而不刻至於御前議處大事默賛聖政愼審周詳而人不知者盖多矣惟朝廷大禮多公掌行其次第可紀者選吉王妃一封宸妃捧冊二尊上聖慈仁壽皇太后徽號充內副使捧冊三皇子五位冠私禮四封興王等五王充內副使五封貴妃等十妃宣冊六尊加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徽號捧冊七附憲宗神主於太廟捧主八選興王妃九封壽王等五王充內副使十立　皇太子充內副使捧冊節十一新建太廟夾室成奉安　懿祖皇帝皇后神主十二此其大者也平生蒙　列聖恩寵有御食廐馬之

命蟒衣玉帶之頒莊田祿米之給至於金帛奇物將
有賞賚不可勝計又嘗賜象牙圖書二其文曰忠誠
不怠謙亨忠敬金石圖書各一其文曰才華明敏補
袞宣化皆所以表著公之才德云

覃吉傳

覃吉不詳其出成化間爲東宮典璽局郎溫雅誠篤識大體通書史議論執方輔道　東宮動作舉止悉規以正學庸論語皆其口授暇則開說諸司要務及民情土俗農桑軍旅以至宦竪專權竊政之由盡悉其態曰吾老矣何心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每

東宮出講必使左右往迎講官講畢即語講官曰先生喫茶局丞張端以爲過禮吉曰尊師重傅當如此也　上賜東宮皇莊吉䀌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

竟辭之一日　東宮胥隨他官念事上經吉適至
東宮駭曰老伴至矣即取孝經自擕吉曉曰主得無
念經乎曰吾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

錢能傳

三原王公既回錢塘吳公誠代之太監錢能遣指揮胡亮迎宴于平夷回問亮曰比王某何如亮曰甚好知敬重公公與王某不同能微笑曰王某只不合與我作對不然這樣巡撫只好與他提草鞋耳夫以能之恣王公而本心不泯如此為士大夫者可勝慨乎

何鼎傳

常隨何鼎餘杭人性儉素好讀書冬夏衣服止是數襲弘治間目見張后兄弟出入宮中心甚忿之以為祖宗法度不許外人到此一日 孝宗與張飲偶起如厠除御冠於執事者張戴之又帶酒汚宮人鼎遂持瓜候宮門擊之賴太監李廣露其事僅得脫明日上疏言之隨被張后杖死海子時翰林某有詩曰外戚擅權天下有內臣抗疏古今無道合比干惟異世心於巷伯却同符一時傳之

黃賜傳

朝廷凡三法司讞獄必命司禮中貴一人主之意必正統以後之因襲也成化間黃賜實膺此命時陸公瑜爲司寇王恭毅公槩爲廷尉二公名臣持論侃侃初不因黃有所低昂有兄與人爭弟庇之因譏其人致死者法司奏當以死黃欲從末減二公持不可黃大言曰同室之人有鬭者尚披髮纓冠而往救之況其兄乎正在矜疑之列二公無以應卒免死戍邊乃知宦官攬權必其才術有足動人者非特左右承順而已

司禮監太監張公永墓誌銘　　楊一清

嘉靖五年夏　上召前御用監太監張公永還京師復其舊職養痾私第六年冬　上念團營戎務督理非人又納廷臣奏召公仍命掌御用監印提督神機營并十二團營兵馬供事乾清宮歲增祿米三十六石公感恩遇夙夜在宮經理庶務出而閱武訓戎剔奸革弊不遺餘力積勞既久而疾乘之方在內直疾作急歸官寓而卒七年冬十二月三十日也得年六十有四　上聞之悼惜諭祭三壇千棺槨命有司營塋事又追錄造功陞其弟錦衣千戶容為

指揮僉事本衛堂上管事官其兄副爲錦衣副千戶
皆侍恩也公生成化元年七月二十六日十一年選
入內庭　憲廟簡侍乾清宮歷陞內官監右監丞二
十三年龍馭上賓　孝廟命茂陵司香弘治九年簡
侍　武廟於春宮十八年以登極恩陞授御馬監左
監丞進御用監太監賜蟒衣玉帶許乘馬及肩輿禁
中歲給祿米十二石尋命提督三千神機二營兼十
二團營掌乾清宮及本監事兼提督尚膳尚衣司設
內官諸監整容禮儀甜食諸房并豹房浣衣局混堂
司南海子事政務與委悉心綜理供應充牣而不私

毫末 武廟日見親信眾亦傾心欽德無間言正德
五年夏四月寧夏賊臣何錦等挾宗室寘鐇反賊殺
鎮巡衆臣傳檄調各路兵馬偽鑄印章封拜其黨潛
稱大將軍都統總督名秩將渡河窺竊神器守臣以
聞 武廟下詔征討命公總督軍務統京營兵三萬
暨諸鎮軍馬往正其罪賜金鬪防金瓜剛劍許便宜
行事 駕親出東安門送之于時致仕居江南召起
總制陝西各路軍務兼提督西征師旅與公偕往會
邊臣擒斬諸賊道得報 公即遣京兵歸刱帥兵諸部
由往撫其地險不乘輿暑不張蓋與士卒同甘苦而

中嚴紀律所過秋毫無犯凡有貲稿或出家貲佐之夏人始爲亂者逸去未就法心懷惧疑搆危言相恐喝衆兀兀不自保聚權出丞官司莫能制公道聞之出榜數百言宣布德意諭官兵農買各安職業六月至靈州會予鞫諸逆犯釋其務從第列情罪傳之檻車比入夏城耕𠱬不廢市肆如故公又謂手刃鎮巡重臣者造僞命僞符者破人廬室污人子女者曰是不可赦悉遣人掩捕之其受賊賞賚聽指使者恐置不問自是帖帖莫敢復有言者而藩鎮威令漸復其舊矣公又偕予奏言慶王當變故時給賊驀伏雖出

追賜顧嘗率宗室行朝謁禮事關名節恐不可但已
朝廷乃革其護衛削歲祿三之一 公又請改其侍衛
百戶所備與武營要害禁諸王府交通賓客其招誘
邪術左道之人並見采納獻俘之日 武廟覩慰勞
之是夜獨見乃出一疏稱劉瑾負恩怙勢竊弄威權
積姦釀患以致大變幸賴天地宗廟之靈悉底平定
而瑾包藏禍心不亟誅戮無以謝天下因條列其十
有七罪又言寘鐇以討瑾爲名僞出榜示爲邊臣所
繳奏者瑾匿不以聞 武廟震怒下瑾詔獄命廷臣
鞫之具得其交結內外官符回奏啓矯託詔令紊亂

祖宗成法私制兵甲僞造實印刻期爲變諸不法狀
置諸極典并誅其黨數人竄黜者數十人凡諸司修
令爲所紛更者悉加釐正再赦天下廷臣皆上表稱
賀詔録公功賜金牌銀幣累歲祿至三百石賜敕褒
諭至再至三復以樞機事重特命改司禮太監掌監
事諸所領監局兼督如故公知無不言讐怨有所不
避門無私謁一切利弊以次奏請罷行會山東河南
北直隸寇盜充斥公以爲安内攘外惟擇遣將出師協
謀勦補悉出指畫他如録遺才省浮税謹出納諸奏
皆關大政又奉勑會三法司慮囚原情議法所活若

千人節被賚綵羊酒之賜時近幸多怙寵干紀公多
所匡陳不復顧忌群小共媒孽之幾中奇禍王申力
辭解任越二年乾清宮災仍其官掌御用監印內董
大工外督營務宣大邊報急命公與都御史叢公蘭
總制諸路兵馬提督戰守兵勢既揚虜賊遠遁具奏
班師雙俸錢寧江彬輩招納戚權誘 乘輿親督王
師遠涉沙漠公日切憂懼寢食不安十四年宸濠反
詔督師親征公隨行命先往江西勘反叛始末至則
開釋脅從若干人 駕駐南都留幾一年梟雄在內
逆犯泊江濱叵慮不測公獨任防衛之責還至通州

逆彬握邊鎮重兵留駐四十餘日召文武百官齎來會集賊潒尚在人心惶惑莫知所爲彬卒有所遷而不敢萌一念者公之力也次年春官車晏駕公以討擒彬督視京城九門防奸制變中外倚之而安　今上嗣位衆方議其宜有褒賞而權臣有忌嫉之者嗾言官一二人劾之南去留滯五年始蒙召還　上既諒其忠藎眷注方隆而造物者遽奪其年以沒惜哉公平生勳績可述者固多而奏誅逆瑾之功爲大瑾之竊柄四五年間中外士夫側目重足噤不敢出一語貨賄公行剝民脊髓殆盡至其潛謀肘腋禍且不

測公不動聲色一言悟主消大變於呼吸間復 祖
宗之舊章睨斯民於水火北豈尋常建一事功平一
寇賊者之可比哉公之性行歷候多有紀述予獨識
其大且重者云公名永姓張氏字德延別號守菴保
定新城人

楊文襄與太監張永西征也嘆息泣謂永曰藩室亂
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柰何永曰何謂也文襄曰公
豈一日忘情顧無能爲公畫策者耳遂促席手畫瑾
字永曰渠日夜在 上傍 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
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柰何文襄曰公亦 天子信

幸臣令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　上意可知也公班
師入京當詭言請間語寘夏事　上必執公問公於
此時上寘鐇僞檄并述渠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
怨大亂將起狀　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
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承業曁公千載三人耳永
曰即不濟柰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公出
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　上萬一不信公
頓首請死願死　上前即退瑾殺奴偎狗又涕泣頓
首得請即行事無緩頃刻機事一泄禍不旋踵矣永
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

如公策竟誅瑾　正德庚午逆瑾既縛治其黨與長沙欲逮內閣曹元張公永曰老先生勿開此路嘗為日後計元得削籍去科道多劾文武大臣附瑾者永曰瑾用事時我輩不敢言況兩班官乎今罪止瑾一人可易疏急進勿搖動人心　正德辛巳新都因言官論晉溪票擬下詔獄且將殺之司禮曰　前歲今幾年十五王天官左班大臣一旦至此恐日後事不可料也亦得止大禮既定議時永慕欲逮新都司禮亦不肯

張永　武宗青宮時與劉瑾等並在八黨中其後漸

自振拔遂爲善亦愛惜善類忠於國家發揚姦功最大以此永進秩其弟侄皆封侯伯永固辭還其後寧王反江西都御史王守仁舉義師生得之巳獻捷矣江彬張忠許泰勸　上以六師親征寧王彬遣忠泰等自南京泝大江入江西分命永自浙江入欲以邀守仁獻俘令守仁復縱寧王於江西彬等得更親搏戰而俘之以爲功且百計毀守仁於　上前謂守仁鎭江西與王有私　上疑之守仁俘至浙省會永遮要之不得前且謂巳禁使御仗鉞撫臣不得與抗禮閫中扉者數日守仁一日詣永衙直坐其臥榻永爲

奪氣已而聆守仁言議忠慨且稍持其陰事承益靡然尚持氣岸曰公何為國苦辛如是盍早投向我懷中守仁曰豈有投人王節使邪公投我懷中刵可與共成國事耳承因言已非負國者且公不見安化王事耶守仁曰公非負國何為令 主上南征承曰南征亦何害守仁曰自寧藩闕舉江右為墟填又繼以軍興郊郭數千里則無不析骸而炊易子而食者而餘孽竄伏江湖尚觀將候設王師渠南非持此讙得以乘間即百姓不支必揭竿而起矣承大悟始許以調劑則指江上公所艦與俱來者不可不歸我守仁

曰我安用此於是以得歸永而身自還江西以支忠
等永至南京見　上具言守仁忠且有大功勞不可
掩時彬等方日夜短守仁於　上前會與　上奕戲
永曰是賴守仁不然江西變不可支主人安得樂此
又見遣校之江西永曰校何往　上曰逮守仁耳永
曰何故逮之　上曰聞守仁嘗與寧王有私故逮之
耳永曰甚善　上曰何謂也永曰逮謀反者豈不甚
善第恐不真耳守仁嘗以論瑾遭酷訊而無改辭者
試問侍　上左右有能與之質對者耶於是遍訊侍
者皆謝不敢避去彬等計不行則復詭　上曰令郎

不逮守仁試使召守仁守仁不即來則反眞矣　上然之永乃賞徒走者百金告守仁以故使至召守仁守仁不退食而與使俱行至南京　上欲見守仁彬等復爲他辭沮不使見然上疑則釋已　上復遣永往江西勘事檢防寧王貲財永至江西禁緝頭目從人不得登岸略與賍刷不俟窮追即返命其役守仁得免於危卒使心事得白成封爵之賞大抵皆永之力也

崔和傳

鎮守金騰太監崔和衡水人也當正德時内臣勢殊盛金騰鎮守無及二年輒易崔以癸酉年至踰三年辭而去歷前後若吉慶張成朱春王陽孫緒劉玉皆無辭去者如張成之貪酷王陽之愚寅劉玉之昏虐又特甚必致地方大變乃歸於此見其獨出爽等矣一日過潞江安撫司送過江銀三百兩來蒙化各獻年例軍伴紙劄銀若干欲不受曰是省我内臣素低也因悉言平生與何文鼎輩為友蒙　孝廟見知因遂以潞江之賄役起衆安橋以拱東蒙化之銀修各

寺且曰爲人在世也須幹些好勾當若只要錢也沒
來由

司禮監太監梅東蕭敬墓表　楊一清

司禮監太監蕭公以疾卒于外第訃聞　上悼惜之命司禮監太監賴義督理喪儀御馬監太監韓錫等祭治塋事諭祭三壇賜新鈔三萬緡棺木造墳安塋建享堂皆如故事皇太后推先朝舊恩賜白金百兩又綺四表裏蓋異數也其侄孫錦衣衛指揮使詠既請太學士石門翟先生撰墓誌銘又以墓上之石不可無書謁予請爲之表按狀公諱敬字克恭別號梅東其先福建延平府南平縣人公自髫年給侍内庭選入司禮監書館肄業業日以進天順初元授長隨

英宗御便殿勞賚近臣金雞填集公執簿算無差
英宗察其有心計潛倚任之戊寅進奉御再進御
用監左監丞辛巳遷右少監賜蟒衣玉帶諸珍物有
差端陽 上親閱射指謂公曰知爾能文復能射否
公頓首據鞍發三矢俱中的自是益承眷注陞太監
僉書監事歲給祿米若干石奉使荆襄所過以清約
聞甲申龍馭上賓改神宮監司香成化丁亥改內官
監督倉儲倜會計明允宿蠹提剔殆盡未幾進司禮
監僉書往勘武岡新州諸藩大獄獄用不冤歸奏稱
旨丁未 憲廟升遐公乞移陵司香弘治庚戌司禮

缺員僉謂老成練事無如公者復起視事與

惟公惟慎未嘗涉私熟於典故燕閒賜問應對歷歷

如指諸掌時有規諫語 聖心益重之屢奉勑督理

冠婚喪祭諸大禮閱視園營人馬審錄三法司重獄

皆詳審精當人無異議乙丑承顧命以東宮爲託公

泣對曰臣敢不極力正德初告歸私第壬申復起命

掌本監事賜坐蟒許乘肩輿禁中丁丑至己卯大駕

連歲巡狩公與同官叩諫不止奉勑留守京師中外

倚重焉復罷政辛巳恭遇 今上嗣位特詔入管機

務侍從郊祀時享幸學耕耤時年八十有五聰明強

固進止周旋不差尺寸嘉靖壬午始遂請老　上念其舊勞歲祿外月益米十石歲撥人夫十名共役歲時賜時燕如故蓋前此所無云公性穎敏少讀書能知大義後遍觀典籍學益富作詩清逸無纖麗語字初臨獻帖晚變入沈體尤好草書歷事六朝忠勤一節雖時有用舍勢有顯晦而謙勤儉約之風未之有改也比投老深居杜門絕口不談時事惟知與者相過輒賦詩鼓琴圍棋以爲樂蕭然林下之趣焉比疾革囊無厚蓄將屬纊戒其侄若孫曰爲臣子當以無欺爲主餘無所言其生正統戊午三月十九日卒于

嘉靖戊子八月初十日年九十一歲予因記成化初年兩詣山陵行禮皆與公相見傾倒如故比公召用入朝先後三十年不復與通晚登樞要屢以政事接公朝堂嘗以　武廟命至閣中事有未安予每抗言託公附奏語侵公公不爲動及茲再入而公老又亡矣名壽如公宜無憾而老成凋謝寧不爲之一慨哉公正德間見近倖田園第宅半京師嘆曰是豈吾輩福哉故歷官禁近承寵眷他莫與與班第宅如常田園無所滋殖回視向之聲勢烜赫者泯不可見而公巋然獨存終始哀榮若此將不得爲聞人乎

司禮監太監掌監事兼督東廠麥公福墓志

徐階

嘉靖壬子十二月二十九日司禮監太監掌監事總督東廠升庵麥公卒　上聞賜鈔三萬貫祭三壇命有司給塋具建享堂碑亭所以䘏之甚厚蓋公事上久敬愼之節終始一致故其卒也　上特悼之云公諱福字天錫升庵其號廣之三水人曾祖諱保旺祖諱寧父諱常祿俱以公弟祥貴贈特進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妣皆夫人公幼入內庭正德丁丑以選供事淸寧宮戊寅改乾淸宮近侍嘉靖壬午

遷御馬監左監丞改御用監僉押管事尋陞左少監
甲申陞太監賜乘馬禁中改御馬監監督勇士四衛
營務丙戌奉命提督上林苑海子丁亥奉命隨朝請
晉乾清宮牌子戊子掌御馬監印提督勇士四衛營
禁兵己丑提督十二團營兵馬掌乾清宮事庚寅掌
上林苑海子關防壬辰提督禮儀房并浣衣局提督
尚衣監西直房甲午總提督內西教場操練并都知
監帶刀丁酉總督東廠戊戌兼管尚衣監印己亥
上南巡奉　命留守京師賜符驗關防乙巳遷司禮
監丙午提督先蠶壇掌理祭祀及諸禮儀戊申從總

督東廠鎮靜不擾縉紳謂賢已酉掌司禮監印國制凡言下諸司皆名爲衙門而掌印者尤重諸監局莫敢望焉然每遇東廠奏事則皆趨避故東廠尤名有事權累朝以來未有兼其任者兼之自公始自受命至於卒凡四閱歲嗚呼其可謂貴且久矣公前後賜飛魚斗牛蟒衣大紅坐龍衣者各三賜玉帶閑樵帶者各一賜祿米自十二石至三十六石合之以石計者三百七十二又嘗特賜銀記其文曰公勤端慎賜御書曰克盡忠誠小心廉慎恭慎如一蓋見與美於上者如此又累朝諸中貴所未有也公之任東廠

茂著勞積詔廕弟祥為後軍都督府右都督侄忠等為錦衣衛指揮千百戶者若干人廠內有隙地公建堂祀先師孔子及四配十哲七十二賢於其中太監徐公秀故於公有恩及卒公為營建玄覺寺祀之又建樓兜橋開唐石口等處山路行者稱便是可以識公心之所存矣

司禮監掌監事太監滕公祥墓志銘

陳以勤

今上御極之初悉汰內政諸中貴人多所汰易而獨滕公領秩如舊已晉掌司禮監事先是掌司禮監事李芳起自本監號習故實者而公素長者惟少文適從他監移補任可謂殊遇矣公諱祥字惟善別號兩山保定雄縣人也曾祖剛祖旺父貴母蔡氏公以正德巳巳選入內得給事禁密者十年迺擢奉御僉書惜薪司事稍遷乾清宮近侍　武皇帝上賓遵故事還司繖事　先皇帝以爲愼浚見信用遂由兵仗局副

使累遷御馬監右少監晉御用監太監掌監事賜蟒
玉許内苑乘馬居久之　命管三千營并三千哨營
駕幸承天公當先驅是時兩河及楚歲方侵而　御
蹕所經供億浩穰道路困憊狀至不忍舉目公憐之
痛自省裁諸餽遺悉謝不受其掌宮中事也嚴重而
有禮無不畏憚者　三殿工興公將提督上林苑海
子奏伐苑中槁木助燒殿瓦所省費以數萬計既又
掌司設監事會西内火詔公檢校乘輿服御物公率
屬事事不旬日悉報命人以爲能貿之提督西直房
眷注日隆而　先帝棄羣臣矣丙寅冬　今上即大

位以公輿事久可任且憫其老賜内府坐凳仍掌宮中事隆慶改元之三月調司禮監太監掌監事兼掌御用司設二監公感奮圖報不欲藉資地他有覬幸乾清宮工成以勞得錄廕一人公辭固不敢當乃免更賜金幣祿米以奬之今年四月 上念府藏匱乏内監局執藝人多冗食可裁者因屬公公悉心審覈所汰去數千人遂以勞瘁病 上遣中使慰問及醫診視賜予加等竟不起訃聞 上深悼賜諭祭命所司治喪營塋碑亭祠額咸備益 特恩也公爲人樸愿言若不能出口及當事遇更剛決咄嗟立辦處肘

朕聞六十年未嘗有過失其在司禮以刻康爲御下嚴不可干以私特于　上左右有所規切匡正每收容納焉至始終守法度不一關說外庭事士大夫尤多之嗚呼自古巧慧習事者往往能竊視聽蒙愛幸而　上獨以公質亦無他親信公且令筦內樞寵遇無兩豈不濶然有深識哉乃公卒以小心慎密善其職斯可爲於庭用人之法而　、之賢亦得流聞無巳也

司禮監太監兼管東廠黃公錦神道碑

徐階

公諱錦字尚絅姓黃氏別號龍山河南洛陽人也曾祖信祖玘父政公既貴㤚其弟錡爲錦衣衛正千戶歷陞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加特進故自信而下三世贈皆如其官妣皆贈一品夫人公少敏慧謹慤無躁動無疾言見者知爲大器正德初選入禁庭又選讀書于內館後又選授興府伴讀　先皇帝在潛邸公有保翊功及入嗣大統錄公舊勞累陞御用監太監再改尚膳司設內官諸監掌印乙巳轉司禮監僉

書癸丑進掌監事兼總督東廠密務公感　先皇帝
眷遇之厚益矢心圖報凡事持大體而綜理莫不周
悉綱紀條目小大燦然　先皇帝御下嚴明中貴人
鮮克當意獨於公信任不衰至呼爲黃伴而不名嘗
命公脩　顯陵祾恩殿及舊邸之龍飛殿省公私鏹
百餘萬計　奉天殿災衆議撫遺址更築之公曰是
勞費亡極也即疏請仍其舊三奉命閱營兵諸所賞
罰事求其實論求其平成大服兩奉　命偕諸法官
審所繫囚必訊諸法官口當宥乃始疏以請楚世子
犯大逆公會勳臣及法司往訊盡收其黨與付諸獄

獄正兩觀之恣雖病民者亦遂無敢肆妖術馮賫者
謀亂公先其未發捕治之其他若越禁城造僞寶倭
夷之奸細緝獲甚多然公敎戒其下毋披故曰公在
東廠士大夫及京師之民晏如也公事　先皇帝久
其受賜斗牛坐龍飛魚蟒玉文綺珍饌諸物不可勝
計祿米自十二石至七十二石積之得五百石有奇
而禁中乘馬與肩輿之賜尤異數云　先皇帝末年
楨居西內比大漸公請迎乾清宮已遂與于等迎請
今上于裕邸嗣登大寶　上倚於公任一人爲錦衣
衛指揮同知世襲所以倚任公者方隆而公則以病

勞遘疾累疏乞休　上終不允未幾訃聞　上悼惜
久之命公名下司禮監太監滕公祥等經理喪事賜
祭葬賓鏹加祭三壇建享堂碑亭賜祠額曰旌勞夫
以公遭逢　二聖祿位並崇榮及其先澤流于後而
又以惇厚老成見稱於中外良可爲禁臣之表式矣
予幸與公同朝知公爲稔輒以滕公請爲記其事之
大者于碑

司禮監太監張公宏墓表　王家屏

張公之秉司禮也　上方操英斷斥逐權貴釐整弊蠹苛披幽振滯嘉與天下弘在宥之理熟視左右誰可綿事者命若曰咨爾宏老成端雅忠勞茂著其旦夕祇奉予一人予一人其勤用德爾無比于憸人弗恭厥辟惟爾辜益　上亦監前車而難所代其慎重如此公既受命務孳孳奉法循理潔已率屬細太之務壹軌于令典諸所調護寢居將順德美者力爲多焉天下頌　上明聖而歸公之能事上也無何公以疾乞休無何而公溘然逝矣訃聞　上爲改容易服諭

祭九壇視故事有加賜寶鈔齋糧銀幣甚厚勅所司
給木營兆造享堂碑亭祠祀之賜額曰旌忠兩宮
聖母皇太后后妃等各賜銀幣有差並異數云公爲
人踽踽廉謹澹泊無他嗜雅嗜書公務之暇手不停
披能通諸史言尤明習法令故事引藏否切中事情
先是
穆皇帝朝公以少年穎敏簡乾清宮近侍數
歲中累遷至司設監太監僉押管事賜蟒衣又賜羅
蟒玉帶兼已貴幸矣而公兢兢自持彌勤彌恪無幾
微席寵自矜之色由此日見親近特命內府得乘騎
出入已調內官監太監益寵幸承天已命爲乾清宮

屏子隨朝捧劒已掌銀作局印復賜金彩斗牛衣已
又掌惜薪司局印會是駕時會衛輝行宮火公以身
捍駕出烈焰中其司惜薪也見奸孔百出商八蠹病
數日嗟乎茲丘積而壑委者夫非民之膏血乎　祖
宗設司謂何而令耗蠹如是則亟爲禁奸塞竇皆不
經之費銀萬兩稱便　肅皇帝嘉悅命乾清宮管事
賜金寶璫環各一方駸駸欲柄任之矣隆慶初舊京
守備官缺先　帝念重地非廉有才者處之不可詔
公往公蒞治行至則鎮靜無擾獨時時從學士大夫
游稱歷評古今意藹如也　今上踐阼召入司禮監

秉筆賜坐蟒仍令内府得坐椶杌　皇太后手諭女
訓教六宮則飭公督教事尋掌内官監印五年春
皇太后將爲　上詳求淑哲正位宮闈公奉慈命歷
淮間所過秋毫無染　上以故益眷任親灑文雅端
潔四字賜之給禄米百石自是内政專倚辦公矣公
竟政郎纖悉惟謹又無不當　上指遠相擇壽宮成
上謂公典事中人久閱歷多可屬以重事是以有總
督工程之命未幾公以疾疏歸政　上不許疏再
入乃許命月給禄三十石與隷三十人并其名下二
十八人以從雖拜命堇匝日恩施優渥近代未嘗有

也於戲寵利之際自昔難之彼其遇合負權赫然甚
盛而攀援旋生傾斜繇路豈閥閱之臣貴重則不善
哉不務修潔而挾重器多也若公可不謂善始善終
邪蓋止足之戒公之所自為計審矣至其屏絕私門
保全善類非公正不發憤斯亦有足多者焉其以榮
名終非苟而已也公名寀字德夫別號容齋廣東新
寧人其姪姪孫以公任為錦衣指揮使者一為錦衣
正千戶者一為錦衣百戶者三其生卒葬里詳具志
狀中

王振本末

王振者宣府人也初侍　英宗於東宮及即位命掌司禮呼爲先生不名振遂擅權作威福時輔臣議開經筵而振乃導　上以武於是諂振偕諸大臣閱武於將臺所爲漸多不法一日　張太后御便殿召大臣入見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　上東立輔臣張輔楊士奇等西下立　太后顧謂　上曰輔等五人先朝所簡以貽　皇帝凡有行必咨之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有頃召振至俯伏　太后色遽變曰女侍　皇帝起居多背律令當死令女官加刃振頸

上恐疏爲振請諸大臣隨之　太后曰　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國家耶我能聽　帝洎諸公留振自後却勿令干國政也自是每事必付閣中決進止每數日必遣中侍往閣中問連日敕旨往來及施行凡幾事有直斷自振者必召振責之由是振斂戢不敢預機政會福建僉事杖死一驛丞時東西兩楊附老東楊以鄉官當抵命西楊以鄉故當因公互事不決白　太后請裁振進曰二楊並有私償命過重因公過輕惟對品降調乃謂中道也　太后遵之振自此搖撼內閣遂失朝廷機務漸歸於振及　太后

劾振益專決無所忌麓川叛振遽張遂決意往討王驥同振意發東南諸道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酋背恩任發不可得殺無辜十餘萬人以還驥封靖遠伯正統八年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詔舉臣言得失侍講劉球上封事言　上宜躬親機務不可令權下移振覽之怒欲置球死適編修董璘自陳願爲太常卿以此得罪下獄振令其黨指揮馬順毒訊璘令璘狀己所請屬球使之遂併逮球下詔獄支解其體自是羣臣悉鉗口不敢復言擬大臣見振皆俛首廷臣見振無大小皆望風拜跪舉朝以父

狗稱而兵部尚書徐僖工部侍郎王佑爲振宣言於衆曰某輩以某物賛振振大喜以爲敬已某輩不爾則振怒行且得禍衆聞之懼於是進見振者無不重賫振初止府部院寺大臣漸至百司無不爾又漸至諸道方面無不爾每覲期振不問何品官能具禮者多至千金少則百悉得達然必千金者始得一醉飽而出門盡夜不得閒往來如蠅趨廁洪武初嘗鑄鐵牌高三尺許識八字於其上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振銳意專恣惡其害已一夕忽失牌所在於是大理寺少卿薛瑄持振從子山獄振遂收瑄將殺之僅得

免歸祭酒李時勉衍振往視京學議將改建恤其無禮遂誣勉括官木入私家枷勉國子監門巡撫于謙忤振諫舉參政孫原貞代振嗾言官劾其母擅降謙秩少卿霸州知州張需有善政來朝部賜旌異會牧馬者撥民需杖之牧走愬需於振振收需將殺之幸得戍他若都御史周銓御史范林並以忤振恐被付獄所免者獨南京祭酒陳敬宗一人而已敬宗以九年赴闕考績振慕之欲招致門下敬宗同年周忱往問之敬宗曰本為人師而求為中貴何以歸見諸生忱因與謀振曰陳祭酒工書公以求書為名先以

幣彼或一來謝耶振然之敬宗歸以書而辭其幣振
亦不甚尤之也十三年福建參政宋彰與中官多覲
舊嘗竊官銀以萬計賄振得左布政使遂驗戶斂括
以償民貧者不能堪夏鄧茂七聚衆起沙尤三郡民
多嚮應秋葉宗留起處州與茂七遥爲聲援十四年
二月虜酋也先遣其下二千人來貢馬詭曰三千人
振怒其詐減所貢馬值遂失虜心十月也先大舉寇
大同邊東城堡多没羽檄日數十至振乃謀挾 上
親討之百官伏闕諍不得是月十七日 上行大臣
從諸俱象擾失措兵五十萬人過懷來抵宣府人情

洶洶遁敗者數至隨行諸臣連疏止　上行振怒凡
言止者皆令赴行間尤探陣未至大同已乏食僵尸
相枕藉而虜益日南引至大同詔促　上北向逆之
益急追騎勢重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
佐竟日跪伏軍中獨欽天監正彭德清訴曰象緯示
變不可復前設有疎虞陷乘輿於草莽誰任其咎振
怒罵曰即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繖既而雷
雨大作營中人自驚擾擾方徙構適前軍沒於虜敗
書復至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振謂衆與決不可
令復進振始有南意明日有詔班師大同副總兵郭

登謂駕宜從紫荊關入振不聽自大同抵雞鳴山虜已追勇率兵五萬禦之爲虜所遮殺殆盡兵部尚書鄺埜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振怒曰爾腐儒安知兵事明日　上至土木日未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以振輜重千餘輛在後須之遂駐土木傍無泉水明日欲行虜已追四面合圍大營不敢動又至明日日中人馬不飲水已二日虜見我師不行僞退而稍北遣使持書通和　上召曹鼐草敕遣二通事往與虜和振急令移營行不三四里虜復急進追搏我兵爭先遂大亂勢不可止虜蹂陣出入稠

祖相蹈藉死者蔽野　梁興遂北盡堡儲蓄及軍中輜重悉為虜所得議者謂自古北胡南侵之利未有多於此者二十二日百官請誅振振所親馬順及長隨王某毛某俱為百官所毆殺都御史陳鎰奉令旨籍振宅并其黨振從子山磔於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宅當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於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一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以庫計者亦十有餘

曹吉祥傳

永平志

曹吉祥灤州長春社人也不知其始所以進出掌司禮監王振門為太監振秉國政正統辛酉夏王征麓川叛宣慰思任發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以震威徼功命定西伯蔣貴為征夷將軍總兵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以吉祥監督軍務殺無辜十數萬次年春班師還京論功陞賞以次陞者萬餘人思任發走緬甸秋貴等復征之破緬思任發復遁俘其妻子于京師賞功陞秩復半于前振用交阯宋彰為布建布政使大括民賂振郄茂七乃亂稱偽閩王巴巴春振

大發兵征之寧陽侯陳懋充總兵官保定伯梁珤平江伯陳豫爲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爲左右參將刑部尚書金濂參賛軍務而吉祥及太監陳蕪監軍未至閩冦敗二月函茂七首露布以聞秋 上北狩土木而振死 郕王即尊位尊 上爲 太上皇帝籍族振家及發所親信而吉祥監懋等勦閩賊未盡者至冬仲平而班師吉祥二征監督戎務稱都統招權納賄大作威福收召諸番將麾下結以恩爲腹心而事 景泰帝帝不豫武清侯石亨與都督張軏張輗孫鏜衛穎右都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謀

奉　上皇復位吉祥與蔣冕爲内主稱　皇大后詔
之懿旨曰　天子疾大漸殆弗與天位久虛　上皇
居南内春秋鼎盛于今八年聖德無虧人心所屬頃
以奸臣擅謀閟而不聞欲迎立藩王以承大統將不
利于國家亨等共率兵以迎　上皇是月壬午四更
吉祥召蕃將從亨等暨率從子弟家兵叩南内宮門
請　上皇升輿從東華門入奉天殿即位亨遂言少
保于謙有反謀先迎立外藩不欲立　皇上即日詔
逮謙及内閣學士王文都督范廣太監王誠張永等
下獄命有貞以本官兼翰林學士典機務明日尋進

兵部尚書兼官如故逮內閣學士陳循蕭鎡等下獄
以其知謙前謀故縱也論迎復奪門功進封亨忠國
公軏太平侯覩文安伯鏜會寧伯顒宣城伯善興濟
伯亨姪都督彪定遠伯吉祥姪欽昭武伯祿千二百
石　上稍念謙功不忍殺有貞以不殺今日事無名
乃殺之丁亥斬謙廣并文誠永等于市循等戍邊鎡
等為民以　皇太后詔廢　景泰帝為郕王歸西宮
尋薨葬祭禮悉如親王封有貞為武功伯兼華蓋殿
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命吏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學
士直文淵閣與機務特賞名奪門冒功者四千餘人

吉祥兄弟子姪皆冒武官具番將陞大官爲將校有員既居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亨等相左賢旁助之凡用人行政稍持正左右已不能堪吉祥雖與國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力貲 上事須經內閣意籠絡內閣附已而吉祥至爲文武臣僚輒受金錢引用非人 上亦心知其非但以初復位恃功姑曲從之密諭賢稍抑其干請內閣或不能盡如意遂積不平亨日與吉祥出入禁中在 上左右彪欽縱恣罔奪民婦女田廬財物無算御史楊瑄劾奏亨吉祥家人占奪狀併言其怙寵攬權之罪 上謂有

貞賢者御史敢言如此難得也命戸部覈之且命吏部記而將大任時吉祥在旁初甚慚懼已見　上寛不問即請罪瑄等未許時與亨爭寵利不相能也每訐其短至是亨謂之曰今在内惟公在外惟我彼陷我二人者意叵測遂相結表裏擅權勢益張既而彗星連見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將并糾亨不法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知以告亨亨疑有貞賢主之乃與吉祥合譖遂同牽　御衣訴曰内閣專權欲除奴輩奪門時出萬死立功今爲内閣所陷且鵬乃伏誅奸臣内官永從子故結黨誣臣伏地哭不已及疏入　上震

怒召諸御史詰文華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有周斌
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　上意已主先入譖
竟收鵬瑄并諸御史下錦衣衛獄嚴拷訊究主使鉉
及錦衣衛官劾都御史耿九疇羅綺諷使爲此併執
訊之謂其阿附輔臣遂併下有貞賢獄時士大夫方
喜　上壯御史敢言以爲清明可卜不意如此莫不
鬱懼是晚忽雷雹交作大風拔木走正陽門下馬牌
于郊外吉祥門老樹皆折有宅水深數尺永雹甚京
師震恐吉祥亨輒對　上言天怒有貞賢故變異如
此　上不聽而獄皆從減翌日赦出降有貞賢爲皆

布政司參政九疇布政瑄鵬等俱謫戍鐵嶺衛黨及
盛顒等降知縣既而召賢還遂轉吏部左侍郎內閣
學士薛瑄見曹石日橫遂引疾去命通政司左參議
兼侍講呂原贊善兼修撰岳正并直文淵閣有投匿
名書指斥朝政假養病給事中李秉彝名罪狀吉祥
獨不及亨吉祥怒啓 上逮秉彝拷訊至死不承緝
捕匿名者甚急有貞雖降去曹石慮其復起也必欲
殺之因譖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爲此而滅其迹
上追捕有貞于塗收士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拷訊瀕
死士權不言會赦釋有貞編金齒爲民除伯亨等勳

上出榜募能告捕匿名毀謗者官三品　上令內閣
撰榜格原正見　上曰爲政有體盗賊責兵部姦宄
責法司豈有天子自榜購募者尭設進善之旌立誹
謗之木秦始皇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令竟不聞過亡
國　陛下新復寶祚正當法尭舜監秦轍撒欲窮治
其事緩則人情息忽事自露急則危懼愈甚悔不如
勿究吉祥任旁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
刑部尚書軒輗以曾石忿横侵官稱疾乞致仕賜金
帛綵幣遣之初正入直閣　上嘗召問卿以輔朕
正對曰今内臣武臣權重　上頷之正退告欽彪令

謝兵歸第不然　上將有疑心欽彪走告吉祥吉祥
詣　上泣免冠請死具道所由　上召正責漏言正
對曰固也臣觀二家必以背叛滅即令無可按而誅
臣欲全　上保全之恩故令早自爲計耳　上不悅
會七月六日承天門災命正草罪巳詔歷陳奸邪蒙
蔽詞極切直草韋大怒坐飛語正草詔出時時對人
言此非　上意我欲諷改過耳貴直訕君父大不敬
不數日內批謫正欽州同知先是鵬瑄未至鐵嶺道
遇赦還或謂宜詣曹石謝庶免後禍鵬瑄不從復謫
戍南丹衛而賢復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文淵

閣辦事吉祥亨大恨顧 上意屬賢不得已匿怨接
殷勤得同召對輒喜獨召賢即不喜疑賢或短毀之
正既降道渉過家以母老留閱月兵部尚書陳汝言
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且復希二人意嗾邏
者以私事中之逮錦衣衛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
夷所而科道交章劾汝言怙勢亂公贓賄狼藉下獄
死籍其家財物于大內下 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
泰間任于謙久籍沒無餘物汝言未期何賂多若是
時 上怒色變吉祥等皆俛首自是漸悟謙冤而惡
曹石矣初謙等死久 皇太后乃知之爲 上備言

謙臣多雜功及迎立外藩之誣　上始疑怒之每詰吉祥等迎立外藩故皆對臣亦不知乃係有貞等言耳　上深銜之有貞乃有金齒行而曹石自此不免矣一日又與賢言內臣蔣冕雖效勞其實讒亂小人朕初復位即于　太后前言　皇后無子當易朕即斥之方止及立東宮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爲皇貴妃乃止一日命遣宮人既遣乃曰　太后不必知朕曰不可冕復于　太后曰　上欲隱之及朕白　太后方知其離間賢對曰讒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　陛下絕之最是　上留心政務凡章奏親決難

者名實議且厭曾石于預嘗于便殿屏人語賢曰爲之柰何對曰惟在獨斷可以絕之　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皆不從之從之則恌不則怫於辭色對曰理果不可行且從容諭之大抵君權不可下移果能自覽彼勢自消私情既不能行趨附人必少矣　上以爲然三年春石彪有罪繫市來亨以謀叛伏誅　上從容與賢言及迎駕奪門功賢對曰　陛下復辟天命有在羣臣貪天功爲已力而以奪門封然迎駕則可内府門可奪乎奪則非順矣何以示後世數當時有要臣者不敢與　上駭問故對曰使先朝謀泄

郕王必問羣小何足惜置　陛下何地　上曰當時果何以自解予賢對曰郕王晏駕羣臣表請　陛下復辟此名正言順何用奪門爲哉雖欲陞賞以誰爲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致干天象乎而羣小計無所施何由招權納賄忠良不至擠排太平不由此而盛哉今爲此輩十壞八九則彼時羣小不過爲富貴圖耳豈實忠　陛下而爲社稷計　上瞭然曰然會亨敗　上大悟自汝言亟以左都御史馬昂代之昂由舉人附吉祥薦進遂亦薦欽管大營禁兵四年二月有司奏亨等冒報陞官者宜究　上

召賢曰此武恐驚動人心乎對曰朝廷許自首免罪而人心安矣　上從之四千餘人盡從改正而吉祥番將俱峻秩庇之如故賣官鬻獄黷貨無厭　上積聞㓙横狀稍裁抑之吉祥益憤而起異圖欽㓙暴殺人事覺爲御史所劾　上原之下詔戒諭勳舊之黨欽益懼與吉祥謀曰昔功與我同昔誅我安得不反會昂鋐期初二日陛辭出師西征欽約兄都督鐸從兄都督鏻弟都指揮鉉早朝殺昂等奪其兵權入大内推其黨黠爲謀主吉祥誘禁兵爲内援番將都督伯顏也先等各以番兵從夜漏二鼓都指揮完者禿

亮指揮馬亮知之走告鏜鏜披衣起急草奏詣長安左門呼闕人曰與爾奏疾造　上前告急變稽遲軍法且斬又走右門知之恭順伯吳瑾亦知而告變　上令疊石塞諸禁門召侍直中官急縛吉祥欽等不知也鏜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　上出寄帖隙中令百戶楊能至瑾家伺鏜云何鏜報誓殺此賊　上喜手勅鏜父子為朕用心滅賊四鼓賊兵合脅漢五百騎直抵禁城欽分布其黨各禁門自同欽鏽鐸率番將至東長安門不啓疑之遂引兵詣錦衣衛指揮逯杲第適杲出斬之碎其屍杲故吉祥黨被遇素

厚及得任錦衣嘗縛欽過惡稍榮戢之欽最切齒故先殺之時百官待漏多至賢到朝房聞甲馬馳聚聲謂征陝師出也及入門聞呼執錦衣衛指揮焦壽郭英等又呼尋李學士賢方恐未省何事即出至門見被甲持刀者數人砍傷賢背又擊其背適欽至不忍殺執賢手曰無恐叱持刀者退謂賢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今被逯杲譖毀反欲相害擲杲頭示賢曰誠爲此人激變非得已也賢曰此人信生事怨恨者多矣既除之可即請命欽切爲我草疏進即令人拘賢至吏部朝房且執尚書王翺賢就翺所索紙

草疏同翔自門隙入之欽欲殺賢萬祺以寸術爲吏部郎中在旁欽問之祺曰公勿負國家宜以死上謝朝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當勿忘欽俛首釋曰萬君言是也欽令持刀者同賢尋昂而翔等解之　上俄又勑鐙昂盡統各營兵殺賊及天明欽上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馳馬尋賢翔等復解之賊攻長安右門不得入走攻左不得入乃率胡兵直趨東安門縱火焚東西皇城門適大雨火滅　上勑鐙賊犯闕急爾鐙等努力急殺賊倉卒召兵未集而四出皆賊黨時百官多亡匿

惟工部尚書趙榮獨披甲躍馬呼于市曰壯士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于是從者數百人而從會昌侯孫繼宗及鏜兵集來圍賊賢鄭乃得免而左都御史寇深來會及吳瑾俱為鐸殺廣寧侯劉安為斬傳鏜領兵先登及子輔軏力戰諸將都督同知劉聚都指揮僉事趙勝寬河衛指揮王信等分道逆擊昂以精兵發大戰于東華門外斂退屯東安門鐸以衆接戰自辰至午敗鐸斬之欽中流矢創甚還住東大市街相拒至酉大雨鉉以百餘騎往來馳突官軍環結不動自相枕

孫鏜斬先潰者徇師督戰益急以神臂弓追射欽斬之軏追賊至東市大戰奮刀入陣斫欽兩臂傷賊并刀圍軏攢鎗向之鏜急調砲與諸營兵夾攻之欽懼領百餘騎還攻朝陽門出奔不克諸軍進薄大破其衆鐸爲亂兵所殺走入其家官軍圍之欽赴井死引出斬首所誅殺男女甚衆伯顏也先縋城下亡走追獲之賢傷在吏部聞首惡既誅恐脅從者衆復疏入請下令宣諭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捷入　上出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祥也先等御史獄而斃之磔欽屍棄鐸市籍其家以賞將士旌死節贈吳瑾梁國公

諡忠壯深少保諡莊愍論功繼宗加太保劉棨加太子少傅昂翔賢并加太子太保鏜進封侯聚陞右都督勝陞都督同知完者禿兒爲都督信以僉事爲使餘將士陞賞有差流罪黨于嶺南京師有賀三老者欽妻父也欽勢日盛絕不與往來欽嘗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及欽敗凡姻親誅竄殆盡董與以曹姻獲封海寧伯流于廣西華世封三老獲免昂雖曹黨至是以有功掩其爲欽罪賜玉帶及繡金麒麟服深既被害賢爲南京刑部尚書蕭維禎 上曰此人曾通情于吉祥而力爲之非端士也乃以大理寺卿李

賓為右都御史而昂自是寵待特厚賜賚無虛日時謂昂有福相雖附吉祥獲免云賢上言曹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停罷與民休息自鵬瑄以言獲譴權奸遂肆無忌相繼反逆聖帝明王惓惓求言惟恐不聞其失然奸邪之臣惡其攻己必欲塞言路以肆其非由是宗嗣覆絕陷于大僇而不悟矣　上曰此吉祥石亨張軏楊善輩實為之今宜列于詔咸使聞知言路始開　上聞祺勸欽免賢事擢為太常寺卿與賢論人才及趙榮賢曰此人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避況兵非已任誰肯當先惟榮

獨呼于市而從者數十百人能于陣前鼓舞奬勵士
卒滅賊成功如此心此事人豈能及乎哉　上曰是
忠臣也初正統末也先奉乘輿入寇京師時虜情叵
測人心洶洶榮時爲中書舍人獨請往迎學士高穀
壯其志解所束金帶贈之至是又滅曹賊二事凛然
一時鮮儷曹石敗　上思岳正言放回原籍爲民
上召賢至文華殿因説吉祥事曰此輩放縱既見吉
祥敗稍收斂近又放縱朕每戒之曰即如吉祥非無
功勞一旦犯法誅殛無遺且朕在南城時汝輩如何
今日得志却又忘之朕今復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

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卿豈知之實耕　聖德
憲宗即位復正修撰鵬瑄御史等官時內臣用事勢
甚張無敢公言者南京給事中王淵王徽率同官言
往者內臣如王振曹吉祥事敗雖欲全之不可得也
近有無恥大臣結交內臣或行叩頭之禮或有翁父
之稱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福今後內臣不許管軍
骨匠置立田宅其家人義兒發原籍當役仍嚴交結
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自宸衷惟與館閣大臣計議
則天下覩清明之政而宦豎亦享悠久之福矣　上
嘉納之未幾以論內官牛玉事下獄謫州判或咎賢

不申救賢曰何可淑也甘露之變黨錮之禍諸君獨不知之乎亡何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籍沒吉祥地撥爲宮中莊田其地額十頃十三畝吉祥占軍地共爲三十五頃皇莊之立始此而在深州地畝皆籍沒于州時有內直將軍怨天順迎駕非冒功者今一切覈核非法意 上念其久後特復之而以奪門陞者紛訴不已賢言于 上自曹石輩此舉後人以得富貴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于謙等官以雪幽枉 上從之革奪門功太平文安興濟畢奪與世指揮鎧食祿奉朝請竟以滅曹賊功大嗣

侯賴亦捕盜賊功不除及設西廠太監汪直命錦衣
衛百戶韋瑛執使安南還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
綱于廠獄閣臣商輅等言　陛下委聽斷于汪直一
人而汪直轉寄耳目于羣小如韋瑛等往者曹欽之
反皆由逯杲生事有以激之可謂明鑒御史王和等
又論之未幾革西廠弘治元年給事中賀欽陳遵祖
訓以處內官引吉祥等爲監嘉靖初兵部尚書李承
勛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臣及錦衣衛官校旗勇內
府詭匠而驍騎四衛詭冒依附者諸如旗手等衛制
可內臣言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

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承勛直言往歲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敗即太監曹吉祥也上從其議從言官言內官則輒引之矣　京山高岱

論曰甚哉吉祥欽之愚也黨與不十數輩前衆不滿千人而上恬下熙朝無可乘之隙欲以此際謀爲逆世豈有能濟者哉王師捕誅如孤豚腐鼠耳雖然亦幸其謀之泄也假令門啓欽輩得入事倉卒起殿陛間吉祥又爲之內應雖天祚　皇明諸兇必就誅殄而于國體不大有隳損哉其得蚤發預圖而不大聲

色梟獍羣逆者謂非天眷不可也乃吳璉之發奉秦鐘之討賊其功皆大可紀者

汪直傳

當成化十三年李子龍誅後　上銳意欲知外事以汪直年少猾黠命選錦衣衛官校百餘人別置廠於靈濟宮旁號西廠分命諸校廣刺陰事諸司政無大小雖瑣至俚謬悉採以聞福建都指揮楊曄毆死一男子首逭刑部錦衣衛兩屬會往按曄走京師匿其姊之夫中書董璵家求解璵以托錦衣衛百戶韋瑛瑛方希隷直得刺事乃走白直曄挾黃白數千兩來賄諸司且欲招亡命入海謀不軌直大喜即發校捕捕曄璵並獲一帖列擬賄諸司姓名閣老商輅若三

法司若司禮監皆與焉明日直入奏索所挾黃白畢瑛不勝榜掠謬欵寄某家猝未及以來榜掠如畢瑛俱死廠獄中直既恣復虐甚大獄屢起内外洶洶幹乃疏直八罪 上覽之恚曰用一内臣輙得傾繫國家安危命侍閣懷恩傳旨詰責幹等會兵部尚書項忠偕九卿復疏直瑛等罪 上怒始罷西廠是爲三月初直在西廠士大夫無與交好者惟都御史王越日往候之一日項忠過直於道旣去始覺追謝之直不爲禮直以銜忠忠覺先疏攻直直泣言於上曰此非出忠意乃司禮黃賜陳祖與奴隙嗾忠使爲也遂

出賜祖於南京四月　上復命直掌西廠直旣入廠即校忠下廠獄欲置忠死忠廷辯慷慨切直不能屈遂削秩免歸吏部尚書尹旻偕諸卿貳欲詣直屬王鉞爲介因問鉞見直當跪否鉞曰焉得跪人六卿哉鉞先入旻陰伺之見直跪即叩頭出旻等繼入旻先跪諸貳隨之直大悅旣出鉞尤旻旻曰非吾倡之也吾自見人跪直來吾特效之耳遼東巡撫陳鉞在鎮多不職整飭遼東邊務兵部左侍郎馬文升每抑之遂交惡會直來巡邊遼鉞懼得罪乃除道戎服遠迎直旣至賄其左右每謁必叩頭趨走若徒屬及文升

則與直抗禮奴視直左右鉞遂乘間毀文升先是文
升禁諸鐵器不得出邊邊然女直建州亦往往寇諸
邊直還遂上言文升過諸農器不與諸虜故虜數寇
邊有詔收文升下獄尋戍川中鉞既傾文升因譖直
乘時立殊功固上寵已亦因得倖進直因上言虜酋
伏當加將合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尚書
余子俊以爲不可直不聽竟入告　上上遣撫寧侯
朱永統鎮兵進鉞提督軍務專生殺往討建州值建
州虜六十人入貢遇直於廣寧擒殺之直遂至建州
虜聞大軍猝至壯者逃匿直殺其老弱焚廬舍而

還遷邊俑積十數年最號盈滿至是費一空十六年
春論建州功加直祿米三千石仍監督十二團營時
安南累歲侵占城遣使入奏請討安南直因獻取安
南策職方郎中謙沮之乃寢直復不可事乃寢直復
被命巡大同邊與王鉞帥師至威寧海勝房營亟發
兵襲之擄男女百七十斬首四百餘級還以大捷聞
論功鉞封威寧伯祿千石直從子爺進秩都督喜進
秩錦衣衛指揮直既以厰熖虐人殘狠痛毒既乃屢
冒邊勲圖褒未已御史徐鏞等愛之乃會疏論直欺
罔弄權大肆羅織自京內外但知有西厰不知有朝

廷人人寒心而直復結怨東夷挑釁北虜軍民屠害
邊境騷然乞將直等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爲奸臣
之戒 上納之命三法司會官參擬遂逐直并其黨
羽斥殆盡而其黨韋瑛者先以項忠疏戍宣府復以
誣人妖言事覺斬於都市先是巡撫陝西都御史秦
弦以按治秦王府旗校秦王疏弦凌侮 上怒逮弦
索其家匣中止黃絹一疋布衣數件而已詔釋弦且
賜鈔萬錠旌其廉改鎮撫河南迨至河南時直已張
甚他巡撫率屈禮見直獨弦與直抗不爲禮直亦以
上驗其賢敬事之弦乃密疏直與役喻制豎摒所屬

直歸也　上上問河南治何如直乃獨稱竑賢　上出竑疏示之直叩頭謝稱竑賢不置盖善類忤直而得免者惟竑一人耳

南京御馬監太監汪直

汪直成化十九年八月降奉御除咸寧伯王越名安置安陸州革南京工部尚書戴縉錦衣衛帶俸指揮吳授職俱原籍爲民工部右侍郎張頤致仕初立西廠以大臣言而罷縉爲御史上章極稱汪直可用復用之越薦都御史授爲錦衣衛千戶理刑內外交結朋比爲姦未幾縉陞都御史授陞指揮仍於錦衣衛

緝事將巡撫遼東都御史陳越誣執夷人入貢者以爲犯邊諸夷忿將亂詔兵部右侍郎馬文昇往撫之直復請自往視至遼東鉞諂事直命其子父事之因進讒譖於直文升及年俸皆得禍既而鉞捏報遼東有警直請同撫寧侯朱永出兵至遼不見虜因殺無辜掘效人首級以報捷師還直加祿米永封保國公鉞陞尚書被巡按御史強珍發其事遂逮珍謫戍未幾西北邊有警直遂與越出大同因伺虜近邊住牧者夜襲其營斬獲其老幼婦女以歸傾爲巡撫都御史傾府庫以媚之皆以功報直又加祿米越封伯爵

顧亦陞侍郎諸家子侄奴僕隨征者如毛倫汪鋌俱陞都督王春周驥蕭聚王宏陳世欽汪憲等各陞指揮千百戶等官將直勢焰熏灼內外稍忤之者輒禍及之自俸等後如尚書項忠御史陳斌黃本皆其誣搆者及虜數犯邊以報仇爲詞　上已出越直守邊漸示疎斥尋復謫直居南京遣太監李榮趣其行至是科道乃交劾其八罪一孤負　聖恩忍心欺罔二妄報功次濫陞官職三侵盜錢糧傾竭府庫四排斥良善引用奸邪五擅作威福驚疑人心六招納無籍同惡相濟七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八輕挑殺虜擅開

邊寨命官會議請俱逮治詔曰直等結黨亂政欺罔
弄權開啓邊釁排擯正直引用奸邪本當置之重典
姑從輕發落乃降縣直等仍追奪越誥劵編發倫鉞
春世彌爲民發聚宏湖廣邊衛充軍時俸已故命文
升珍忠復職致仕斌本冠帶閑住惟陳鉞已致仕并
永憲不問云越字世昌直隸濬縣人景泰辛未進士
初授御史擢山東按察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
會虜自河套累入延綏寇掠朝廷朝廷命將征討越
督參贊軍務以崖窰川開荒川栢油川之捷三轉至
左都御史尋以虜酋西寇乘虛率輕騎自榆林出塞

晝夜疾馳三百八十里直抵紅鹽池襲其老營虜悉奔潰斬首三百五十餘級獲其駝馬雜畜器械無算焚其廬帳而還自是虜遠遁越以功加太子少保陞俸一級命總督三邊後徙居固原心甚怏怏乃稱疾乞還京尋准院事又命提督十二營操練與汪直選軍每以河套刼營功大賞不酬勞訟怨不已奏請所司覆奏陞賞之詔以越首謀成功特陞兵部尚書仍加俸一級餘職如故已而進太子太保見朱永徼功遼東陞國公亦欲覬得封爵乃因延綏小警喉直請出師而已提督軍務侻倖咸寧之捷封威寧伯仍兼

左都御史涖院事又與永直等帥師往大同以黑石崖之捷進太子太傅歲加祿米四百石掌前軍都督府事爲五軍營總兵時成化十七年春也是年直漸見疎至秋命越出宣府擊虜乞班師不許明年遂命留鎮大同以清水營之捷加祿米五十石又命移鎮延綏至是竟爲言者所論與直俱敗 上遣錦衣衛指揮陳璽齎勅往諭之越聞喪魄幾欲自盡及開勅有從輕之言始變色諸子以功蔭報捷得官者皆除名 今上臨御得放還自便越聰慧過人見事明敏書一讀即了其義其於文藝不學而能用兵能料敵

但喜事詐急功利比之臣人不復顧惜其為臺長於
大臣有不悅者陰嗾臺官擊去之惟與保國公朱永
大學士劉珝極相厚終皆反目咸寧之後處怨恨報
復不已得中國人肆其慘毒大為邊害者數年皆越
所致也初越廷試時疾風捲其試卷颺空而去所司
以聞命便以卷與之至是一敗塗地人皆謂先兆云
鉞字廷威直隸獻縣人天順丁丑進士授兵科給事
遷左給事中陞光祿寺少卿不徇近幸求取大革姦
弊名聲甚著陞山東左布政使阻巡撫牟俸庇其已
故鄉里劉僉事贈賻之私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會太監汪直欲訶察其事於遼鉞惧搆事直用兵得遷左都御史未幾召入爲戶部尚書改兵部尚書直稍失寵都督馬儀奏鉞陰事乃命致仕後爲東廠官校發其贓及收降虜子女遞至京坐黜爲民鉞爲人機警有才辯遇事敢爲然倖戾險狡既得志益恣肆士大夫有不合者輒中傷之內結直外結大臣之寵任者爲腹心相與朋比擠余子俊以攘其位黨馬文升并倖以洩其忿御史強珍王崇之皆以言鉞得罪其在遼東激變外夷侵犯邊儲匱不可一二數其黜也軍民聞之莫不痛快云緒字子容廣東南海縣人

成化丙戌進士授御史滿九載需選于吏部時當道
用人非有攀附不得進將恐外遷欲求一京秩不可
得乃與錦衣千戶吳綬謀欲起直倚以爲姦且疏言
直行事公當不可罷先以示直乃進於是復立西厰
直大柄用因德之諷吏部陞綬京職意在都察吏部
佯若不知擬陞尚寶少卿　上從之七閱月即以內
批陞右僉都御史未踰年陞右副都御史未及考期
又陞右都御史尋以直寵衰出爲南京工部尚書僅
五月而直敗革職爲民綬自幼不謹細行然性敏警
見事捷敏臨機應變遇事敢爲其爲御史巡按浙西

鈕擊豪強扶植善類聲稱藉然其在都臺不過與王趨薰朋比爲奸以奉承汪直而已外貌呴呴恭遜而其中殊不可測蓋柔奸也直之復用以禍士大夫而善類生靈猶爲擧魁云順字養正直隸江都縣人由戎籍領山西鄉貢天順庚辰進士改庶吉士除翰林院檢討秩滿陞修撰擢僉都御史奉勅巡撫宣府汪直帥師出征延綏道經宣府大同順卑諂阿附甚得直意回即用爲工部侍郎尋被劾致仕順賦身勁氣才本可用但急於功名始終以附勢驟進此所以不能保其士節云綏湖廣江夏縣人貴州總兵都督經

之弟成化初以湖廣總兵官震薦其有文武才授錦衣衛所鎮撫從都御史白圭征貴州充前鋒陞副千戶綬形貌寢陋性傾險詭說多端能以術御人諂事汪直爲其心腹得陞指揮僉事理刑鎮撫司縉紳士夫初多與之交其後亦有被其禍者既得志招權納賂贓濫不貲直覺其姦乃奏調南京錦衣衛仍舊職雖已失勢而人猶長其復來直敗乃除名綬初爲李震所薦其後卒傾震至是敗露天下快之

梁方

梁方不詳其出嘗 憲宗朝專用淫巧以蠱上志購奇玩進方術指爲捜録異書濫與官爵或已官者輒加顯秩不問何人至有一日得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至千餘人僧繼曉者始以貪淫欺妄蠱惑楚府事覺走匿京師賄賂於方方引曉入禁中鼓其術禁中稱爲法王發内帑銀數十萬建大鎮國永昌寺西華門外使曉居之於是陝西巡撫鄭時刑部員外郎林俊相繼 上疏論曉與方時爲方所譖被謫

劉瑾傳

劉瑾陝西人也 武廟初即位瑾與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魏彬羅謹丘聚張興等八人以 青宮舊侍日導 上畋獵角抵爲樂漸棄萬機戶部尚書韓文憂之率九卿諸大臣 上言請誅瑾等大學士劉健復上疏持之於是 上遣掌司禮者八人詣閣下議將幷瑾等責一日而往返三健等復持不可明日有旨召文等詣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傳 上意曰諸先生言是第奴輩事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之 上自處耳於是瑾等並箸自乞安置南京

而閣議猶持不可司禮監中王岳者剛直人也惡其
儕所爲乃與其屬范亨徐智等言於 上謂文等言
忠讜且衆議不可奪 上不得已從之會夜擬詔且
收瑾等瑾等覺趨至 上前伏地痛哭訴岳等交通
外臣欲害己輩 上意動瑾因進曰狗馬之樂何損
萬機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以司禮監無人耳有則
惟 上所欲人不敢言矣 上怒是夜立命瑾掌司
禮收岳等充南京淨軍尋殺之先是瑾嘗言內閣應
權賄及文臣凌鑠武勳至形於佞倖 上素然之及
是去留大臣惟視瑾所向背瑾由是益肆立威箝衆

兼復顧忌給事中劉茝以論瑾呂翀以乞留瑾所惡
輔臣劉健謝遷南科給事中戴銑以論瑾御史薄彥
徽以乞留健與遷主事王守仁以救銑與彥徽尚書
韓文以論瑾給事中徐昂以乞留文欽天監監候楊
源以天變疏侵瑾源杖三十戍陝肅州死於道守仁
杖五十謫貴州龍場驛丞昂編民餘並下獄或免或
斥都御史艾璞劉孟尚寶卿崔璿給事中安奎御史
張彧郎中李夢陽主事張偉俱以忤瑾孟枷脰吏部
門奎彧璿偉祥枷脰東西長安門璿偉祥仍戍夢陽
璞下獄夢陽免璞編民海南自舊制司禮掌章奏然

凡所擬旨必從閣臣自瑾職司禮送閣中既後悉自擬於瑾私家百官容稟塡刱其門諸科若道若部諸司必跪以謁一日都察院出囚牒內書瑾傳奉四字者每牒而是瑾大怒罵院中人院長率其屬跪謝過瑾愈數之諸道不敢仰視勾當外事官無問大小陛辭已必辭瑾還朝朝已亦必復之瑾詔旨出納閣中爲虛惟瑾自疏題則稍以付閣中然必極所稱許以求媚悅成化間嘗遣閹鎮守諸省或置或輟至是業已復諸閹遂請預刑政其體統一視巡撫瑾從之諸閹遂悉簡市井惡少年爲爪牙同察羅網破人家姍

碎卵事一入鎮守即監臨大吏不敢問海內魚爛矣
瑾旣虐甚怨瑾者無所發一日早朝有一摺疏丹墀
間　上命拾以進則告瑾空名書也瑾疑後列羣臣
所爲於是悉出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跪午門道上
時天暑甚至日中有死者曳以去其不死者悉下錦
衣獄三年諸道來朝瑾索布政使人銀二萬兩知無
從囊也乃令貸於京師富人歸則括諸民以償其貸
括諸類是者無算郡邑騷然而瑾於諸邊送銀若商
人報納之例又悉請停止於是諸邊北於內郡邑空
乏尤甚瑾憂之問計於客客曰國初屯田修備故諸

邊足自給今否者以屯田爲豪右所侵也瑾由是遣
御史詣各邊括屯田括寧夏者承風旨溢出屯田畝
百頃令租稅視其溢數不行則嚴刑以迫之將校妻
妾有不免於刑者人心憤怨於是指揮何錦等遂挾
安化王寘鐇乘間起寧夏殺鎮巡守臣僞鑄印章以
誅瑾爲名　上遣涇陽伯陳英内監張永都御史楊
一清往討之寧夏游擊將軍仇鉞襲執鐇父子餘黨
遂平瑾既素與永有隙永欲傾之無㑹及寧夏變由
瑾所激寧夏既平乃與一清謀共誅瑾永獻俘畢與
所善閣張雄張忠乘間言於　上曰瑾流毒海内自

知天怒人怨頃者重以寧夏之變心怏怏益不自安
與其黨陰謀不軌有日宜乘其未發擒之　上猶豫
永復進曰少遲我輩且虀粉矣　陛下安之乎　上
意乃決即夜遣牌子頭召瑾永復勸　上親往瑾宅
啐觀變瑾方熟寢牌子頭入傳　上命問曰　上安
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別
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內獄明日捽赴錦衣衛獄坐
謀反凌遲處死封三日始罷諸怨家爭啖其肉家屬
無少長悉誅計所籍金以錠計爲萬者二十四爲兩
者復五萬七千八百銀以元寶計者五百萬以兩計

者復一萬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寶石以升計者二十
甲金者二又冑與甲並金八爪龍者三十盪鼓金者
銀者五百印玉者一琴玉者一帶玉者四千一百六
十蟒衣者四百七十衮龍者四牌以牙為櫃者二牌
名穿宮為百者五
劉瑾雖擅權然不甚識文義徒利口耳中外奏疏處
分亦未嘗不送內閣但秉筆者自為觀望本至先問
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探瑾意為之有事體
大者令堂後官至河下問之然後下筆故瑾益肆使
人人據理執正牢不可奪則彼亦不敢大肆其惡也

震澤長語

逆瑾竊權之日恣意更張以逞貪婪張綵時任吏部尚書聞物論洶洶恐從此生變思惟收致人望庶可借重以鎮服一時於是南陽王懋學泉州蔡介夫俱以致仕從學副使起任兩京祭酒此正如蔡京之起龜山也介夫未及聞命而卒於家懋學至京正色立朝其莅事一比於法舉小不敢挾勢侵太學事未幾以外艱歸是行也實天有以全之當時若久在位瑾必不能堪矣其初得請時嘗寄予書曰功名之念從此消除天若假之年但當修身以見於世耳予答書

日欲閉之志在已雖決只恐一旦好事者出將公作公道又將如之何此亦當時設言不謂後來果中也